

骑行 滇西群山

马帮，这是一个令人心醉的字眼。它蕴藏着神秘，蕴藏着不可知的推动力。滇西北的山水曾有无数的马帮经过，马帮的铃声回荡在寂静的山谷，天蓝云白树绿山绿。从哈皮村到尼汝村的徒步法国人孔斯坦丁和阿里克西走过不止一次，他们在山上夏季牧场的木房子里仰望星空，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做一个马帮旅行正是我们最爱的生活，他们的露营生活才有了一个华丽的转身：一顶内部

文_王鄂 图_王鄂 孔斯坦丁





孔斯坦丁的梦想

孔斯坦丁·德·斯莱维（Constantin de Slizewicz）在中国已经生活了11年，这期间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云南度过的。虽然中间有2年他又回到了法国，并且谈了场恋爱，可是回到中国云南依然是他一直渴望的归宿。3年前他终于又回到云南，我们在香格里拉相遇，当时还有法国人阿里克西·德·吉勒邦（Alexis de Guillebon），他们都喜欢徒步穿越，也一样都热爱这里的风光和文化，孔斯坦丁甚至在哈皮村里租下了一个超级大院，租期是20年，他说他现在就是哈皮村的村民，他未来的20多年是要在这里度过的。

二战之前，许多来西藏旅行的外国探险家都出身贵族世家。他们在旅行时都很讲究排场，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沿途地方领主们的尊重，才能更好地保护自身的安全。所以，当美籍奥地利裔探险家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受美国《国家地理》杂

志之托前往滇西北考察时，并不是只身一人，而是专门组建了由26头骡马和17名仆人组成的浩大队伍，骡马车上载着他的藏书和家具，还有专用的浴盆和精美的瓷器……这样的做派是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延续，在那个年代，绅士们在丛林、沙漠和山区探险时，总是穿着一尘不染的斜纹呢正装，由仆人们搬运一箱箱的法国葡萄酒。

现在这个时代的法国人孔斯坦丁虽然不是出身贵族，但是出生在法国南部的地中海沿岸的他，像这里的大多数男人一样，骨子里都带着奔放自由和无休止的想象力，孔斯坦丁小时候当然不那么热衷学业而极度期盼假期的夏令营，忆往事看未来，他清晰地画出他的夏令营装扮，讲出在绿色天地的故事。他那跟他一样喜欢说话热爱生活的爸爸自然也会经常带着他们去山上旅行露营。来到香格里拉的每次山上露营，他都会带上自己的各种服饰——他的藏装，他的纳西族袍子，他

的古老的法式军装，各种围巾，甚至包括击剑之类的玩具……当然，少不了法国人热爱的葡萄酒。

他始终坚称自己是西征的蒙古人的后代，他的祖先来到波兰，他的祖辈辗转来到法国，可他的身上始终流着游牧民族的血液。与在云南旅行的外国人相遇，他们这些各种移民的后代总喜欢追根溯源，在三个月的时间我起码听到有来自四个不同国家的人说他们的祖先是蒙古人。这是孔斯坦丁最喜欢的话题，他兴奋地转过头一只手在自己的胳膊上划过，他告诉所有人：你知道吗，他们身上跟我一样的，流着蒙古人的血，我们都是游牧民族的后代，我们都爱大自然的！

其实孔斯坦丁并不总像露营狂欢时那么奔放，过去10年他在中国和法国的媒体做过摄影和文字记者，2005年写下了《失落的西藏人》。他到目前为止还不会开车，但却跟着别人的自驾车早几年就跑过了大部分藏

区。后来他又出版了《扬子江上的炮舰》和一本叫《醉中国》的书。现在他要把他的未来都留给喜爱的香格里拉。所以，当他发现他最向往并尊重的茶马古道文化正在远去的时候，他想他和朋友们或许可以尽些自己的力量让这种生活延续。

孔斯坦丁从法国背回了一个45公斤重的大帐篷。几个月之后又买了三顶不同功能的帐篷。我和他一起在旧货市场转悠去淘那些与茶马古道生活相关的物件：行李箱，马灯，藏毯，兽皮……精致的茶与茶杯也必不可少，各式蜡台、蜡烛和马灯让帐篷在夜色里有了异彩。作为一个法国人，营造浪漫和品质的自信，他们总还是有的。孔斯坦丁时常陷入到他的帐篷狂想中，似乎他的帐篷里总缺东西，而我和阿里克西就是他狂热意见最好的过滤器，面对我们制止，他经常捋着他褐色的头发，毫不情愿地向我们妥协。

20岁的洛桑尼玛从来没有经历过马帮生活，而马帮旅行曾是他父辈生活的一部分，一开始，孔斯坦丁就要把扎西尼玛带在身边，让他像他爸爸那样了解大山，了解自然，也能提供最好的服务，他们希望扎西尼玛从此热爱上这样的生活，让当地已经消失的马帮能延续下去。很多东西已经随着祖辈远离去。

孔斯坦丁用星座的名称为露营的线路命名：仙女座、英仙座和仙后座。香格里拉曾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一站，漫长岁月里曲折的山路留下无数马蹄的印记回荡着马夫吆喝的声音。头顶的繁星缓缓流转，仿佛漂浮在星的海洋。两个法国男人和两个中国人要在这里开始新的梦想。

三明治前奏曲

准备一次真正的马帮旅行是非常琐碎甚至是令人疲惫的，从哈皮村到尼汝村，曾经是当地马帮的常规线路，可是现在哈皮村的人家养马的已经很少了，找到22匹马和合适的赶马的人，费了不少周折。马帮旅行的

第一批客人是法国人玛丽一家，除了父母，最大的孩子15岁，最小的只有9岁，他们一家工作学习在上海，玛丽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独自在中国旅行，并且到过西藏，那时的中国人无比好奇，她说她总感觉自己是一个稀有的物种被围观。

在旅行真正开始之前，我和孔斯坦丁又去了一趟昆明和大理。孔斯坦丁认为只有那些带着岁月痕迹的老箱子才配驭在马背上，只有这样的东西安放在巨大的帐篷里才是马帮应该有的味道，他还超级迷恋那些具有80年代格调的搪瓷碗，盘和热水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因为司空见惯东西，总是在另外一类人的眼中焕发光彩。

孔斯坦丁是固执的，他一定要在野外建一个厕所，那种户外专用的还不行，色彩和格调与帐篷不配也不行。按照他规划的尺寸在大理的裁缝店里制定了两个麻布的大围帐，宽高2米多。我们又在香格里拉的农贸市场东挑西捡，找到了4根2米多长可以伸缩的晒衣杆，再加上4个大铁夹子和几段绳子。按照他的预想，要在草地上先挖出一块完整的草皮再挖出一个坑，待用完之后把草皮重新放回原位，就像从来不曾改变过，后来实施也确果然如此完美。



文化链接

云南当时在埃德加·斯诺的笔下是“与亚洲高原狂风怒号的风貌是分不开的。它地处中国边远的西部，在高耸入云光彩夺目的西藏雪山山脉之下。在这一片狂暴而凶悍的原野上，居住着狂暴而凶悍的人，他们饱经风霜，穿着家庭自制的粗布衣服，骑着健壮的小马，或者赶着鬃毛蓬松的牦牛，攀越风雪怒号的崇山峻岭，跨过黑沉沉的激流。这个名字有着呼风唤雨魔力。”那时的云南还分属各个领主，就是被各方土匪和地方小国王所操纵。分割的各方必然酷爱武装，当时来到这里的英国贵族的马帮总是不会忘记了备有枪药作为礼物，有时还会带来针线、丝绸甚至是海鲜这样当地很少到过的东西。当然也有像阿里桑德拉这样的探险者像本地人一样去旅行，每晚就住在当地人帐篷里。那时在路上的马帮都带着枪，他们基本上是不会杀人的，一个是因为各种险象环生同时也是有面子更能获得当地人的尊敬。

1937年法国人料达（Liotard）和他的朋友从河内经过缅甸来到云南，他们拥有一支12匹马的马帮队伍，还有几只狗为其保驾护航。他们带着测量仪器，从欧洲带来的小点心装在铁盒子里，最后他们爱上了藏区的糌粑，甚至用糌粑做面包。最后料达永远留在了马帮行进的路上，他的探险结束了。70多年后法国人孔斯坦丁来到中国，他知道这位前辈在中国人的探险和他的马帮之旅，所以当他在中国生活这七八个年头之后，他决定

前童民俗博物馆中的收藏品。（左页图）古镇中家家户户门前都有不人们的生活带来不少便利。



出行的前一晚，我们一起制作 4 天旅行中的午餐三明治，面包是从当天才大理运过来的，孔斯坦丁和阿里克西自然都是行家里手，我的进步也很快，并且得出一个结论：外国人吃饭真能凑合。那个朋友开的西餐厅，因为我们而灯火通明到了凌晨三点半，不时有游人走进来东打听西问，出来旅行的人，都舍不得睡觉感觉耽误时间吧。

哈皮村有孔斯坦丁的家，也是马帮旅行的起点，旅行的所有装备都放在他的大宅里，还有一条名叫阿里亚斯的大藏狗守护。为了

第一次真正意义的马帮旅行，我们还有他大宅边的晒青稞的空地上进行了一天的实战演习，参加演习的除了我们还有即将和我们一起出行的哈皮村人。

天刚微亮，阿里克西先带着装备奔赴哈皮村，当我到的时候，22 匹马拴在门外，院里院外都是人，哈皮村的女人穿着传统的藏族服装，男人平时很少穿的藏袍因为马帮旅行也找出来。为了看起来更像一个团队，我们还给男人们买了几顶牛仔帽子和鲜艳的围巾。昨夜下了一场雨，阳光初起，村外的田

野蒸腾起轻淡的汽雾，刚翻整过的田地，雨季到来前的河滩，雪白的墙青灰色的顶的高大气派的藏式大院，都在薄雾中隐现。

孔斯坦丁带着玛丽一家从县城的松赞林卡出发，马帮沿着树林中间的小路与他们汇合在村外的寺院边上，寺院的年龄超过了百年，可惜最老的大殿因为年久而几欲倒塌在去年拆掉了，总还是还记得之间这座山脚下的老寺院深深，古树相绕，清静闲雅的气韵。

前童民俗博物馆中的收藏品。（左页图）古镇中家家户户门前都有不人们的生活带来不少便利。

我们的队伍渐渐消失在一片树林之中，远处的香格里拉县城的轮廓却清晰起来。

三明治前奏曲

准备一次真正的马帮旅行是非常琐碎甚至是令人疲惫的，从哈皮村到尼汝村，曾经是当地马帮的常规线路，可是现在哈皮村的人家养马的已经很少了，找到 22 匹马和合适的赶马的人，费了不少周折。马帮旅行的第一批客人是法国人玛丽一家，除了父母，最大的孩子 15 岁，最小的只有 9 岁，他们一家工作学习在上海，玛丽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

经独自在中国旅行，并且到过西藏，那时的中国人无比好奇，她说她总感觉自己是一个稀有的物种被围观。

在旅行真正开始之前，我和孔斯坦丁又去了一趟昆明和大理。孔斯坦丁认为只有那些带着岁月痕迹的老箱子才配驮在马背上，只有这样的东西安放在巨大的帐篷里才是马帮应该有的味道，他还超级迷恋那些具有 80 年代格调的搪瓷碗、盘和热水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因为司空见惯东西，总是在另外一类人的眼中焕发光彩。

孔斯坦丁是固执的，他一定要在野外建一个厕所，那种户外专用的还不行，色彩和格调与帐篷不配也不行。按照他规划的尺寸在大理的裁缝店里制作了两个麻布的大围帐，宽高 2 米多。我们又在香格里拉的农贸市场东挑西拣，找到了 4 根 2 米多长可以伸缩的晒衣杆，再加上 4 个大铁夹子和几段绳子。按照他的预想，要在草地上先挖出一块完整的草皮再挖出一个坑，待用完之后把草皮重新放回原位，就像从来不曾改变过，后来实施也果然如此完美。



出行的前一晚，我们一起制作4天旅行中的午餐三明治，面包是当天才大理运过来的，孔斯坦丁和阿里克西自然都是行家里手，我的进步也很快，并且得出一个结论：外国人吃饭真能凑合。那个朋友开的西餐厅，因为我们而灯火通明到了凌晨三点半，不时有游人走进来东打听西问，出来旅行的人，都舍不得睡觉感觉耽误时间吧。

哈皮村有孔斯坦丁的家，也是马帮旅行的起点，旅行的所有装备都放在他的大宅里，

还有一条名叫阿里亚斯的大藏狗守护。为了第一次真正意义的马帮旅行，我们还在他大宅边的晒青稞的空地上进行了一天的实战演习，参加演习的除了我们还有即将和我们一起出行的哈皮村人。

天刚微亮，阿里克西先带着装备奔赴哈皮村，当我到的时候，22匹马拴在门外，院里院外都是人，哈皮村的女人穿着传统的藏族服装，男人平时很少穿的藏袍因为马帮旅行也找出来。为了看起来更像一个团队，我

们还给男人们买了几顶牛仔帽子和鲜艳的围巾。昨夜下了一场雨，阳光初起，村外的田野蒸腾起清淡的气雾，刚翻整过的田地，雨季到来前的河滩，雪白的墙青灰色的顶的高大气派的藏式大院，都在薄雾中隐现。

孔斯坦丁带着玛丽一家从县城的松赞林卡出发，马帮沿着树林中间的小路与他们汇合在村外的寺院边上，寺院的年龄超过了百年，可惜最老的大殿因为年久而几欲倒塌在去年拆掉了，总是还记得这座山脚下的老寺

庭院深深，古树相绕，清静闲雅的气韵。我们的队伍渐渐消失在一片树林之中，远处的香格里拉县城的轮廓却清晰起来。

马帮一日

马帮走得很快，铃声一直远远地在山间回响。当地的村庄地域范围都很大，我们在山上走了四天，也只是走过了两个村庄的一小部分。每家在山上都有夏季牧场，以前我们徒步，晚上就住在牧场的木房子里。

高原上的天气，说变就变，在一处木房子边上吃过午餐喝过茶之后，重新上路，黑灰色的浓云从山后漂浮过来，雷声滚动，风里已经有水汽的味道。开始是细细的雨丝，很快就成了冰雹。玛丽说他们出发前，孔斯坦丁叮嘱他们衣服的颜色要与自然相和谐，果然，他们一家行走在山野里一点不突兀，清淡的米黄，不耀眼的白和浅绿，没有通常我们户外运动时强调自身存在的色彩鲜明的冲锋衣，雨中行走，也只是加了一件轻软的

雨衣，这已经足够了。

当地人尊崇的普查神山是一座在平地上突然突起的锥形独立山峰，黑灰色的山顶，山体已经有些风化，站在香格里拉县城就能看到山尖。这一带的海拔已经超过了4000米，又风雪交加，一路都在坚持的玛丽9岁的弟弟开始出现高原反应。他的父母依然鼓励他前行，但有些痛苦的小男孩儿开始耍脾气，最后还是孔斯坦丁背起他，一路狂奔去。

露营地在一片非常美的开阔地，小河清

文化链接

滇西北的马帮旅行最被广为人知的西方人当然是约瑟夫·洛克，他在中国的西南和西藏东部考察和收集标本多年。洛克是第一个测量贡嘎山主峰的人，他是一位植物学家、探险家、制图家、人种学家、作家和摄影家。多数中国人都知道的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在1931年与洛克相遇在云南并且一起进行了一段马帮旅行。斯诺说他们沿途所见的灌木和乔木都是洛克的朋友——“他都叫得出它们的拉丁学名，有的树木还是他给取的名字哩”。洛克随时都带着品种齐全的药物箱和一袋医疗器械，而且他还是一个巡游的牙医。洛克从不走近中国人的小旅店，经常是在树木中或寺庙里住宿。他带的用具一应俱全，包括可以折叠的洗澡桶和全套炊事用具。旅途中，他的随从人员一部分开路，另一部分断后。由厨师带头、帮厨和管家打前店，他们一找到视野开阔阴凉的所在，把豹子皮铺开，摆好桌椅，铺上干净的台布，然后摆上碗碟、刀叉和餐巾。等等到洛克和斯诺到时饭菜也差不多准备好了，晚饭会有好几道菜，饭后还喝茶和酒。如果他们是在村子里过夜，全村的人都会跑出来，蹲在不远的地方望着他们。其实就算是过了80年之后的现在，如果有马帮露营在村庄，也自然会引来参观者，只不过现在是近距离而且还有各种探问。

他们也偶尔投宿在寺院，洛克的纳西族随从人员会先给武圣和观音等的塑像彻底掸尘，把地冲洗干净，然后在佛像脚下把帆布床支好。洛克总是说：“如果你在荒郊野地居住，你得让人们相信你是个重要人物，这一来尽管要花不少钱，但是看来还挺有效。”当地认识他的人都叫他“洋大人”。来滇西北的传教士通常会走两条路，一条是坐船到越南河内，坐火车到昆明，再转车到大理，从大理开始马帮旅行，走小维西翻过拉扎垭口到达怒江一带，一种是茨中到百花落，4000多米的拉扎垭口上现在还有一个石头小房子的地基，这是来自法国的安德里安神父当年带着马帮修建的，为了方便来往的马帮居住，规划中有马棚，厨房和卧室，可惜房子只修了一个石头的地基就因为战争和资金的问题而停止。法国小伙孔斯坦丁说他除了要马帮旅行，他还有一个理想就是能把这处石房子修建起来，像它当初规划的那样，成为马帮路上的安歇处。现在的怒江一带的乡村山野之中仍保留有那时修建的教堂，怒江混杂的多民族中也以天主教人徒数量最大。当时的行者用的也是和孔斯坦丁现在用的一样的椎型帐篷，当然帐篷里也少不了地毯、柜子，但更多的时候因为随行所带的物资太多而放弃了一些个人的享受。



澈，初春的绿色一直沿山延展，马帮已经到了，马正在白色的帐篷四周溜达。5月初，草还没有长起来，哈皮村的马吃的基本是自备的干草。这条茶马古道上已没了马帮，哈皮村的马开始也有点不太适应这样的长途旅行。支出帐篷外的烟筒里冒出的轻烟正随风飘散。铅青的傍晚，冰冷的田野上，像是有家可回。

太阳刚刚落山，最后的余晖拂过高山草甸，夜风变得凛冽起来。第一次的马帮旅行的第一晚，难免有些慌乱，烛光下的晚餐显然也有些迟，随着暮光黯淡下去，炉火熊熊燃烧起来，温暖的烛光充盈着帐篷，咖啡散发出诱人的香气，餐桌上已经摆好了精美的瓷器。红酒，意大利面，饭后甜点，茶和现磨的咖啡。马帮的男女们也早已围坐在火塘边，放声歌唱并且欢笑连连。

一夜的风和雨，清晨，四周一片银白色，河边积了厚厚的小雪堆。阳光初升起，马在

四处溜达，马铃声声。早餐已经布置停当。孔斯坦丁似乎把这样的旅程当做了行为艺术，而有几分自鸣得意。很中国 80 年代记忆的搪瓷碗，里面装的是专门从大理运到香格里拉的小点心。孔斯坦丁最想要的感觉就是又中国又精致而且还要有怀旧情绪的马帮旅行。

向上的顶点是 4000 多米的垭口，天空是巨大的圆，乱云飞舞，正中央的太阳忽隐忽现，四周突然出现一道完整的光环，传说中的日冕神奇地出现在眼前。几年前，孔斯坦丁围着梅里雪山大转，一路跟随着朝圣的藏族，每遇到一队人都会给他吃喝。一个多月后，经过积雪的垭口，突然一道彩虹在他的背后追随，他一直也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他确信当人行走在大自然中，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汽车的干扰，只有自己和自然，才能感知到自身和自然的能量。为了放大这种自然的力量，他和阿里克西这个垭口命名 为玛丽·路易山口，前后的两个名字是他们

各自曾爱过的姑娘的名字，孔斯坦丁说：唉呀，以前所有的山也都没什么名字，我们也可以这么称呼啊。他们同时决定，每次经过山口都会放上一块石头，直到在现在的玛尼石堆边上堆成一个新的。看起来，未来每一次马帮旅行，都会是他们对曾经爱情的一次怀念。

午餐时间总是适时地会有夏季牧场的木房子出现，遍布山野的牦牛见到有人出现，好奇地观望。阿里克西带着马帮从山的背后攀登而上，在山梁上人与马前进中的剪影，就像是电影中配以背影音乐的抒情片段。阿里克西拥有工学与哲学双学位，曾花多年时间在撒哈拉沙漠和索马里海岬旅行，这让他爱上了荒漠。2006 年，他在毛里塔尼亚的沙漠上骑乘骆驼旅行，回来后写下了《荒原四十天》。他酷爱攀岩，哪怕是在最劳累的徒步过程中，只要看到合适的岩壁，他会扔下背包，立刻行动。每次露营他都背着扁带，只要能找到把带的两头拴住的地方，他就跳

将上去，成为风中灵活的舞者。

尼汝的微笑

这一晚的露营地在一片山林下面的草场上，阳光明媚，时间还早，孔斯坦丁最中意的厕所搭起来了。服务人员在小河里淘米洗菜，孩子们玩着扑克，马帮安顿在木房子里。中式晚餐之后，大家聚在火堆旁，孔斯坦丁和阿里克西的法式二人组自然是要表演的，玛丽一路上都拿着歌本学唱新歌，现在也终于有了表现的机会。哈皮村的年轻男女几乎从来没有进行过马帮旅行。可是他们每家都有山上的夏季牧场，他们从小就对野外生活不陌生，烧起一堆干树枝，用一个搪瓷杯就可以煮出很好的米饭，自带的青稞饼架在火上烤得酥脆，干猪肉在薪火中焕发着能量的光芒，吃到嘴里毫不油腻。夜晚，只要一堆篝火，他们就可以唱大半夜的歌，兴之所至会跳上几段集体锅庄，不管是男女老少，都有享受即兴欢快的热情。

33 岁的卓玛是孔斯坦丁的房子原来的女主人，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可还总是带着羞涩的神情。在很多西部村庄，我经常会遇到这样带有孩子气和一脸羞涩的妈妈们，我们相互微笑，彼此好奇，我们是彼此寻常生活中的惊鸿一瞥。

再往前走就进入到尼汝村的地界，一清早哈皮村的人就开始收拾行李准备返程。卓嘎说这里虽然是他们村的地，可她从来都没有到过这里，更没有骑过马，走了 2 天的路比在县城打 2 天工还累，但是大家赶马一起很有趣，这回她也出现了高原反应，也许下次再来时就好了。帐篷被阳光照得通透，尼汝村马帮的铃铛声从山的另一边传来。这个位于偏远的山区的村落，每家每户都会饲养马匹，夏天也要赶马到高山夏季牧场，对于马帮旅行，显然比哈皮村的人更在行，同样是赶着 22 匹马却只需要 6 个人，而哈皮村的 16 个人还有几分忙乱。我们带着玛丽一家，

马驮着我们的午餐提前出发。马帮收整帐篷随后而来。

普达错国家森林公园是三个大湖组成的，站在高高的山冈上，蓝色的湖在一片绿色的山谷下面，几道小河在山的另一侧开阔地转了几道弯成为漂亮的曲线，几户尼汝村夏季牧场的木房子就在河谷上。

法国女设计师设计的一大块帐布，可以因为不同的扎帐方式而变成各种临时营地，昨天被四根帐杆撑起就是遮阳帐，现在两角扎在地上就成了防风营地。孔斯坦丁现场制作三明治，口味还各有不同。羊群走过，几只羊走近站住好奇地看，被“巴勒”的一声吼吓得立刻四蹄狂奔，留下一道烟尘。这条叫“巴勒”的狗被孔斯坦丁称做“女朋友”，它已经跟随他在山野中徒步过许多次。孔斯坦丁一直说“巴勒”在藏语里的意思是青稞，可是青海的藏族朋友听后笑了：哈哈，巴勒，我们那儿说是肉包子嘛。

翻过一道山梁，走出密林，玛丽一家发出了惊呼：一条下山的蜿蜒小路直通向一大

片的开阔山谷的正中央，那里有四顶白色帐篷。远处雪山在云里飘，小河围绕着几间木房子。

外面下着雨，孩子们坐在餐桌前唱着歌切着菜。阿里克西把咸肉丁放在平底锅里煎炒了很久，然后把打散的鸡蛋浇上去，做成一个咸肉鸡蛋饼，色味十分的诱人，点燃蜡烛，大家用法国的方式拍手，唱歌欢迎晚餐的开始，“夏露达……”然后用法国南部的语言干杯庆贺，这是马帮旅行在露营地的最后一夜。

最后一天的路不远，天一直在下雨。我们在山路上遇到了 2 个赶着几匹马的小男孩，这几天学校正放假，他们和爸爸一起给住在夏季牧场里的爷爷奶奶送些物资，他们在林中的小路上打着雨伞，穿着一双小胶鞋，哼着小曲蹦蹦跳跳随马而去。山里的孩子还没有远离与马相近的生活。

尼汝因为是在风景区里，这一带已经有了路标，山口上曾经是夏季木场的木屋也被挂上了一块牌子，成为自助游客人的休整地。虽然破败，也能在风雨的天气安顿一下。孔

江南三月遍地金黄，桃江十三渚便是观赏油菜花的好地方之一。（左页图）没有过多游客的侵扰，桃渚充满了原生态的乡村氛围。（图_陆雨春）





斯坦丁正在准备午餐，玛丽和她的朋友把屋顶的木板重新装了一下。马帮赶马的呼喝声和铃声从山谷下传来，下山途中，路两边的植被丰富起来，雨中的树林绿得饱满。

站在河对岸就可以看到尼汝村，村庄在大山下面沿着二座小山而建。美国人郭凯文和当地人在尼汝村合做了一个客栈，有雪白的床单，可以洗澡，有水冲的厕所。有可以看到风景的巨大的窗户。还有宽大的厨房可以从容地做一次早餐。村庄外有9座神山，当地村民说其中的一座曾在1960年到拉萨去开过会。尼汝村在四川、西藏和云南的交界处，当地人的宗教信仰、服饰和生活习俗也是综合过的，尤其是在节日里，当他们全体集合全体盛装时。

马帮旅行 转山节

尼汝，藏语意为阳光照耀的地方。尼汝村全体盛装的全体集合一年只发生一次，那

就是每年农历九月十五的转山跑马节。每年时至霜降节气，露结为霜，进入秋收，高山牧场开始转场，更换秋衣。在这一天，村里人要团聚在一起欢庆“劳吹达觉”，也就是祭山马跑。转山跑马节源于苯教万物有灵的思想，仓巴手持神器，铃鼓齐响，诵念经文对山跪拜。男人排成了一队在煨桑台里添加香柏枝、撒净水、抛五谷，绕祭场周，大声诵念六字真言。仓巴用糌粑控制各种俑像供在祭坛上，念“叶都当”煨桑经。

我们到过几次，尤其是有很多马出场的转山跑马节是一定要参加的。这一天，在村庄南边的扎拉胜嘎神山下的崩加卡塘，全村人有分工地烧火备餐。由仓巴主持全部活动。当地人家屋顶挂经幡的颜色是以家中长者的五行命相来确定的，绿属木，白属金，红属火，蓝属水，黄属土，而主幡的镶边也运用五行相生的原理，如家长属绿，镶边为蓝，意为水生木。祭山节的大清早，男主人扛着自家

的经幡，全家人盛装牵着打扮一新的马来到村南的扎拉胜嘎神山下。

三五成群的女人挤在一起聊着家常，当地的女装通常是翠绿毛呢连衣双襟百褶裙，连衣裙上为红色，上袖用红色棉布，中袖加黑色灯芯绒，下袖为蓝色布料，袖口以红、黄、白、绿、蓝镶边，内穿彩色衬衣，外面是龙凤或百花彩缎为料的高领金边坎肩，腰系嵌有20颗白海螺片的布腰带，藏语称为“夺塔”。一对银铃和红布带上各嵌有7颗白螺片，分别悬挂在腰两侧，腰际的右侧还佩挂着银质针线盒。左肩向右斜挎着藏八宝，戴着水獭皮镶边的红帽，后披锦缎披肩。这么罗列地介绍也许会让人看得有点晕，其实，站在这些盛装女人的身边才更晕，这里的女人不仅服饰漂亮，而且个个姿色可人。

赛马还没开始，大家先席地而坐喝酒吃肉，尼汝人家自酿的酥尼玛酒在中甸一带颇具盛名，当地人称为“穹”。酒内原料有红景天、

龙胆花和鹿角草三种植物，当地坐月子的女人通常也会喝这种酒。当然的喝酒方式自然也是三口一杯，所谓的杯其实是大碗，喝一口再倒满，到第三口要把一碗喝光，如我这般自诩堪饮几杯之人，只这一大杯就已经可以换个角度看世界了。

终于，酒足饭饱，看热闹的人围立两侧，盛装的赛马手骑在盛装的马身上，人和马都跃跃欲试，号令枪还没响，有的马急着奔了出去，在众人的欢笑声里又被拉回来。赛马以顺时针方向围着神山跑，只20分钟，随着赛马手腾空呼喝而至，山脚下又再热烈起来。全部人马到齐围着煨桑炉抛青稞念经文祈祷祝福。大家又再度席地而坐喝酒吃肉，公布赛马会上的前三名，并颁发奖金和奖状，这对村子里的男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荣誉。

当酒喝到快醉之时，村中男女对立两侧

前童民俗博物馆中的收藏品。（左页图）古镇中家家户户门前都有不人们的生活带来不少便利。

双臂相搭边歌边舞跳锅庄。“东方人间殊胜，是太阳最早照耀的地方，佛经30驮，是大鹏苍鹭送往此地；缕缕升起的焚香熏烟，是尼汝三十户人家迎神降世的祈祷；山涧银色的河水，是30户人家献给诸神的哈达；田间金色的麦浪，是神灵对三十户人家的恩赐。”

法国最早的藏学家雅克·巴科（Jacques Bacot）曾经写道：那么，这片奇异的土地究竟有什么魔力，吸引着我们一次又一次返回这里呢？我们穿越冰封的荒漠，海拔之高仿佛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攀登恐怖的巨大山峰，脚下是万丈深渊，周围群山上的皑皑积雪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光。

那么，两个法国人和他们的马帮旅行的目标在哪里？是藏区传说中失落的天堂香巴拉，他们要去那里寻找大地最深处的奥秘。沙漠中间的小王子，独行朝圣的犹太僧侣，西哈诺的星象师，诗人，音乐家和草原上的哈萨克，这一刻都是他们的旅伴。行走，寻

觅新的山谷，穿越高山之间的垭口，跟随着转山的信徒，围着篝火跟得道的活佛和淳朴的村民们建立友谊，用身心去拥抱这片土地的一切。■

马帮旅行

马帮旅行

- 溜达马帮旅行除了这条路线也会结合不同的行者的要求而安排，出发点在香格里拉，可以去四川稻城的亚丁，云南的怒江等地。有兴趣来一次马帮旅行，英文邮件可发至 chinereelle@gamil.com，中文发到 greencup1010@hotmail.com。孔斯坦丁的中文非常流利，交流也没问题，电话 015894367094。
- 跟随马帮旅行，除了自备的衣物，吃喝用度基本上就都不用准备了。
- 马帮旅行最好的时间是4初至6月初，7月底至10月底，这个时段非雨季，天气晴朗，景色宜人。
- 马帮旅行并不是随叫随到，起码需要提前一个月联系。